

郝雪海先生筆記
論學質疑附錄





記筆生先海雪郝

撰 浴 郝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郝雪海先生筆記及其其他二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六廠印刷

郝雪海先生筆記卷一

定州郝浴

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又曰。脩身所以立命。孔子曰。湯武革命。周公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固知聖人造命之功。全在人理。盡一分人理。乃是造一分命。盡十分人理。乃是造十分命也。凡人越陽剛則越仁。越陰柔則越毒。仁則益明。毒則益惑。此萬物之理。不但於人。究其病。總是陰之流弊。陷溺其中。而不肯放手躍出也。

表裏無欺。則洞然四開。

癡人隨事信人。詐人隨事疑人。以癡以詐。總是自愚。安能知真是真非乎。况又辨君子小人耶。從此極力開闢將去。但有嫌厭抵恨之意。便是爲欲所束。小了天地。曾襟。

曾前胚胎。原以所嗜不遂。甚或觸之而成。從今再莫令其發作。才動卽自以爲小而可恥。漸得他開釋了。不與一切人較量矣。

惟大極則可以行仁。仁則益大。

無神明變化之才。不可橫行天下。湯事葛伯。文事黷華。句踐臣吳。梁公臣周。各用其意之所往。已亦何拘。人自莫測。戊申之冬。應銜夜語。偶及煥臺趙師叔子。謂矢口罵人。是其貧賤之象。

當力格蔽我之物以大收吾心。終做海內第一件事。

不孝浴。願終改顏然自放之惡。終歸於大保天倫。曲成善類之位。奉壯穆夫子以爲盟主。敬之哉。直慙得撞開天門。八面光明。毫無遮攔。

晉公子重耳。十九年寄身他國。而卒以伯領諸侯。中山元德。半生飄泊。依呂布。依袁紹。依曹孟德。依劉景升。又依孫仲謀。而陸遜譏其前后用兵多敗少成。然卒能鼎分天下。顧其所蘊蓄者何如耳。

不孝浴。每於平旦。審察此生已無嘉會。不得妄動取悔。惟隨時藏身。尙堪努力於道。庶易簣之日。此心漸漸光明。是今生所辦耳。

浴四十年來。所見都是從文義上推解的假似之理。安能直下見之於行措之於事乎。大道在我。而不在外。萬物皆紫。總由我開。乃專於見上。揣量其形容。是禽鹿視肉也。

犯險冒禍。以求父母之歡。觸怨違理。以望仇敵之恩。自開闢以來。有是人情乎。不得其歡則怨。不得其恩則恥。試自問此種心性。從何處生來。嗚呼。愚乎謬哉。

己酉人日之后。自德安向漢口舟中。自相元首初筮明彝之四曰。入于左腹。獲明彝之心。于出門庭。再內筮。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更以希聖筮漸之二曰。漸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觀此則知向後尙得因敵出險。爲講學林下之象。

其實外清內濁。凡事有始無終。黃鶴元武告以首汚。龍泉之害尙不晤乎。

山陰劉念臺作人譜三篇。其言微過。最是妄的病痛。妄無面目。妄乃生僞。妄根所中曰惑。至七情流變。而溢喜、遷怒、傷哀、多懼、溺愛、作惡、縱欲。而妄之真面目於此斯見。周子通書言：妄復則無妄。故无妄次復。不孝、浴、冒前風、疰。正是此物。平時游思紛擾。不根而生。到臨事輒多貪、多慾、多怒、多愁、多憂、多懼、多感、多哀。內而瞞心。外而攢眉。總只是他爲祟。不盡解開不得進步。曾夫子言正心致知。浴於大江舟中自省。此中全是物據。見外物則此物或爭而莫禁。或恐而不前。並不得露出一分知覺。何處更討心來。孟夫子所謂陷溺其心。

聖人於凶吉賓嘉等事。定爲大中之禮。所以充仁義之分量。杜邪妄之惡路。有其心而無以引之。則不大滿天理。或有其情而無以節之。則一往而滯於物。反成背道滅性之大過。或更駁激陷入大惡。則無所不至。已酉岳陽樓下泊舟。偶聞張僕述曲少年之言。謂吾於山中沈醉痛哭。以家庭骨肉之情相訴。吁。有是理乎。人當力絕妄念。使胷中空洞。無物。無隨處自貽伊慼也。

此心一念向外。則炎上而爲火。故能知來。一念向內。則就下而爲水。故能藏往。於此心經歲外馳而不返。將五臟皆燦而爲火。勢必五官俱暈。尙安望此中之翕然大受。朗然內含乎。行止坐臥。力破此中成見。無成見則胷次漸開。再莫護惜虛名。反使此中受他遮蔽。

一向全爲聲色所奪。故迷而不返。世亂俗濁。舉目盡是惡道。當極力自反。始不爲所陷。所謂聲色全非歌。

舞之類。

除收放心之外。更無一物可格。一理可窮。

摧辱一加。便忿然內忌。卽此是物。格而化之。然后浩然之氣充。而此心可以不動。則大受有餘矣。此處不
早自打開。文章事功。總屬門面。況未必乎。

學者喜於外面求好。雖不盡是掩著。然外陽內陰。上陽下陰。究竟是否剝之局。精神動輒向外。何由得有
陽來。須是掉斷內外。從六合直貫頭臚。見一旦豁然開出。始是大君子真實受用。
橫逆一加。便自沮喪。是打著好名好色種子。若此中原是天理開明。只是洞然無疑。威然岳立。無夢子亂
的他也。

古學爲己。今學爲人。正是平日得力不得力。受病不受病處。四海九州。龍荒金殿。何處不是自己。只時時
做自己事。則高明日躋。

此中不能豁然覺。翕然受。總是個的。然外視病根。橫截於胷臆之間。

只是廓然體認此心全體處。則陷塞之病漸脫。

不忠。不孝。不友。不悌。非盡出於人欲之私。亦或有一念之善。反以激而成惡。蓋丈夫胷中。常有一段磊落
向上之心。儻不得遂。而見知於其所往。則不勝苦憤。於國或有一種邪諛之朋比。於家或有一輩狎娛之
妻妾。依然與之相順。其鬱勃之懷。反不覺傾瀉。彼一段僞妄破敗之氣。飲之似甘。親之似愛。而忠孝悌友

之本心。反爲其所惑。其仰視親上。反不如彼。遂因而成大逆大惡者有之。故聖人慎之而懼。履霜之漸。所以爲家爲國。必要親賢從善。蓋賢與善正是向上的。已效之規矩。親之從之。則中間種種差殊惡路。都走不到那邊。雖舜文可望在吾前作高山景行也。岳陽入湖記。時己酉二月初六也。不孝之罪。已上通於天。尙何區區名義之徇乎。

儻此身純化天理。則帝視斯人。有不陶鎔而愛之者乎。儻此身全成人欲。則物視斯人。有不厭惡而傷之者乎。或帝或物。皆指此加人之心而言也。

上帝至仁。故生理無窮。天地大仁。故生生無極。此萬世生人之宗也。人者。仁也。仁者。人也。於是乎體認而一之。

只是到處豁然。平常並無一夢事。卽有拂情之遭。橫逆之入。我此中一發平常不動。這便是天地爲心爲量也。平之極矣。五月望日。退省書於積福菴。

萼萼好善。休休好善。好善於家。好善於國。好善於天下。去其私己之情。不嫉。不忌。不病。方是真好善。

造化之奇。人不能敵。如丹砂珠玉之美。貂狐狔狔之煖。橘柑桃蘋之香。松杉楠柏之材。參歸蓍連之藥。皆非蜀錦吳絳。黃梁白粲。由人力而成者之所能及也。故聖教之材。不如天授之才。至如吾孔子縱之以天。而又鎔之以聖。自生民以來。未有能盛此中庸者也。故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當機不辨。只是胷中有物。不能了然。四盡洞見來事之首尾。故下手處悶。

如上第一區堂與庭階樓臺池榭無不位置如法。卽一室之中棟梁柱石窗戶門闌莫不結構得體。乃向爲風沙塵埋狐鼠蟪蛄之所據土障其門。此所謂禮也而已蔽之矣。今一旦掘去其塞門之土盡行掃除以還其行住坐臥飲食燕樂之舊地全局卽是復禮曰此禮也而何以謂之仁曰連當家主人翁都衣錦還鄉坐在畫錦堂內。

凡物之大者順之則惟恐不吾生逆之則惟恐不吾滅所以然者順則彼親逆則彼仇親則與彼一體人安有不自愛其手足腹心者乎雖聖人亦曰外柔順夫當文王之柔順於朝歌也則常人常人之極矣曾復有一毫見三分有二之氣象此孔子所以有畏匡諾貨之時而孟子亦以多太王句踐之智也。

孟子自言其浩然之氣得直養無害者由於集義慊心而其工夫則全在必有事焉一段常有所務在身曰事專主一節於前而不放曰正氣所由生由於心而不由於心在命根也氣所由養不由於心而由於心自心源也故於有事勿正之下添出一心字忘則無心助則有心合觀此段而密體於身心之間分明畫出個養氣的圖樣心者義之所從出也氣之所由養也言之所自生也義精而氣配於道言合於理心之所以不動也。

氣不浩然必心有蓋蔽蔽則成物久則成我不格不克則大愚自鋼格之克之則大知自豁其所由來竟是耳目故顏有四勿孟有一思勿忽外絕以爲末事也此處正是本領。

每一提念則煩惱淒然內生是見在所結未成之物每一省察則邪慝冥然莫解是前生久結已成之物。

惟自反最初。天所以與我者。便灑灑然冰解凍釋。豁然出頭矣。

此心牽於外誘之私。悲惑忿懣。紛然乘奪。不暇內反。使稍稍近理。故自縈自綰。積而成物。若此心奮捨外私。便自輕省向內。此中漸漸似有覺察者。所謂知也。必欲致此知。令內外通徹。惺然盡爲我用。必勘透此物。犁然盡還其自然之理。而後瑩然一片皆知矣。若不是此等推極。此物自蓋頭上。日爲物所愚惑。劫奪以去。何知之有。卽謂知止。亦必此物不蔽。而後此知清深。內含在立命處。總言之不察而外馳。便是物察焉。而內含便是知。陽明先生謂共是一物不差。只欠至善耳。

凡此中忿不能平。積不能堪。牽不能斷。此正是物。所謂人欲之私也。此處全不是我。若肯棄此一種念頭。只管反而求我。自然轉到天理處。

明經博古。力行好學。自附於儒林者。則有之矣。若真知帝王聖賢之學。以孔孟爲師者。吾未之聞也。千載之間。其尙有兩程夫子乎。

向只在檢點應付處作工夫。並未嘗實樹不拔之大本。於密牖之衷。以自泰而自育。故於攢湊處一窮。內便索然無有。須向獨知處醒豁培養起來。始得。

處處退讓。舍己從人。纔是密勤修道工夫。若執意見以自負。妄以爲雖困不屈。正是味道觸禍。無知小人。不但從前所沾滯之富貴聲色是妄。卽欲拘拘於兄弟妻子。並意中介介一念之忠孝。亦是妄。蓋以原不發於天理降衷之初。不過從後天感奮激楚而起。是皆偏私小見。非吾周公仲尼蕩蕩平平之道。大中至

郝雪海先生筆記

卷一

正之心也。

八

郝雪海先生筆記卷二

浴乎自今以往。不消惱人。不消怨人。不消害人。不消怕人。不消嫌人。不消怵人。何也。非仁心也。不要癡心。不要掛心。不要貪心。不要偏心。不要邪心。不要躁心。何也。有天理有天命也。

這天理衝然發生於人情世道之中。應吉應凶。應滿應歉。是麼力量。權勢能操奪得他。是麼巧詐。閃爍能變換得他。聖賢於此省了多少心。都用在窮理盡性上討了。蓋世得高明快樂。至於分所應得。較妄貪的。不會少卻。

刀可吞。命可盡。而此心不可外馳。此欲不可稍縱。此怒不可妄逞。尙有不能忍受之事者。則真禽獸同歸矣。

若從此以往。皆是縱欲敗度之事。不如早死。免受嗜慾之侵。若從此以往。尙是窮理盡性之圖。又安用任。再於富貴聲色之中也。貧賤患難。正好進修。

丈夫不循理自奮。而終日周旋徇人。反成牽制。自生拘攣也。

且莫憑空去討好。失卻自己本色。夫天下之人。時至事起。誰不可以有爲哉。進退超超。是在我矣。

質既遲拙。凡遇一事一物。必從容理其端斂。以窮究其根柢。上下條暢。則心亦因而貫通。不致走失。今乃躁急浮淺。一味從外面瞞過。心全不得了了。其故事來益多。心迷益甚。茫茫牽掣。並心亦不知何往。而言

照察事物之理乎。

凡際目前一切巨細人物世勢。輒怯忌不能自主。此是根本處。不極培養而一於外貌之趨飾。故大者不預立。而小者隨來隨奪也。程子之工夫。尙可緩乎哉。

五月念八日。過南院何脩上人。以言加人不自知其詬也。或以言詬之。卽悻悻然自拂而去。以此推浴之向來。以口舌傷物。令人難受。己全不覺及人。或以惡語莠言來侮。輒艱然不悅。甘與忍絕。乃知全是一段野人僻陋之性。如棄家忘親之浮圖然。豈大人君子中和溫厚之器量哉。且聖人往往以言爲戒。旨哉。往往以容爲德。美哉。切莫動輒便以言語傷人。動輒便自發作。不能容物也。從此力反於厚。仰師文王孔子之爲心。

如陽明之學。不過行事不受物之累。不是行事必本心之仁。行事必本乎心之仁者。程夫人之學也。所以顏夫子大與閔冉同科。觀閔冉孝弟之行。然后謂之德行。則知顏夫子之屢空。特以能其超氣稟。而顏夫子之復禮。則渾然是一團生理也。此吾儒二氏之別。

五月念九。夢入帝堯之宮。以爲羣帝在焉。見石碣如林。不可以數計。而上皆古字。嶙峋森森於大木之下。浴不及內見而醒。當是智力向往之不專也。

惟務博聞。不知治內。

自恨外露而內暗。無人之理。必前世之迷而爲物也。顧何物乎。自箴得謙之九三。念四十八歲之惡。其良

在上當是剝在內。則純是陰矣。方險惡昏昧之是苦。而曾何明之可復乎。今天牖其衷。若得退其長於腹之中。屹然內主。忠信宰焉。一切不求表著。斂之又斂。而乾陽在內。尙庶幾有有人之望與。庚戌五月二十九日。張儀郭積福精舍書以自勉。

此中於所怨如是難轉。是人欲重執。未能返到天理處也。若到得天理處。則衝然不見物礙。天地日月山河社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漢祖唐宗宋祖周程張朱明太祖薛文清王文成諸大帝王聖賢。浴願得開明此理。生生世世以報君親。以報天下之蒼生。

粗心浮氣。用不著一點纔不含容。極力裝聾做啞。便轉眼要去仰他嘆息。卻又多了。一番周旋。甚矣一往之氣。斷非濟世保身之大人也。

天道寬渾。又且寬渾著。地道厚善。又且厚善著。

浴數年來。齊心露禱。悔過遷善。以盡其在己。又求差冒險。間關跋涉。以趨其天時。因屈辱百端。以重利顯宦。請和於仇讐。又熱喪極痛。倒行逆施。以竭蹶乞命於怨家。更罄其所藏。以倖萬一於津要。盡人生所謂可恥可恨。極不安命之事。全做之矣。而皆不能就以承一日之歡於膝下。嗚呼。安之哉。是有義命。命在上帝。義在寸心。一步妄行。便是違天。一毫妄想。便是悖義。

到處行所無事。

浴非出而登科入宦。則無由察末世富貴之人情。非罷而遭難履險。則無由知生人難堪之苦趣。非氣質

愚昧則聰明以往必不能反觀內照。日從事窮理致知之學。以復其初。非患難丁艱。則順禮哀殯。必不能覆傾跌躓。益呈露天性人倫之善。以蹈乎中庸。善哉天地祖宗帝王聖賢之大有造於浴也。戊申六月十二日。張儀門積福院書。

六月十二之夜。夢先大人立於家后樓之中。堂上面有卓椅。家大人立而向浴。語衣前代方巾大袍。左右立數人。若家慈及家中尊長。而家大人怒急而責浴。浴強辨以理之所在。如朝廷前雖截取頭去。不顧如之何不辨。浴是日正深體驗祭義。饗帝饗親氣盛魄盛之理。且爲先大人錄行實大略。命梓人刊板。而家大人儼然質臨於上。且譴呵浴。浴之負氣務外。不近人情而返天理。不能將順大人於幽冥之中。以舒其積鬱煩惱之情。所謂惠於宗公。而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者。安在耶。嗚呼。小子警醒恐懼。慎之慎之力。反其本。

遼金元必欲吞噬南宋。以至於盡。而開天聖人。卽從南服挺生。太祖成祖必欲廝滅漠北。以犁其庭。而天命真人。卽從漠北闖入。是卽秦之憤燒詩書。而劉項陳卽全不識字之英雄。卽魏之強收司馬。而懿師炎身卽承顧命之重臣。造化恢恢。可容人有一毫意。必固我之見。以參其微。而奪其權哉。

南宋殊似不足以爲國。其國步日蹙。一日而儒者正理日益著明。其飭躬弼君。挺然於人倫之中而不亂。如紫陽象山敬夫九峯東萊西山。以至國亡家破。而天祥秀夫。終以性命死生。捍朝廷而趨君父。此真太祖一段讓國愛賢之誠心。程夫子一門齊家治國之大道。所以宣泄流注焜焜。此中華之理。雖元金遼徧

踏中原而必不能淹沒沈淪者也。

十四日。以柏杜之意。以爲柏囑敕書事。今行文取典籍口供。若典籍彼此相推。是並高陽亦愚其中矣。獨不爲高陽先生慮乎。若內主以爲久結之案。卽用行察。□□□□老□移書高陽公議。而稟擬則老□功高而名不露。是大有造於維桑矣。以此關係之言投人。是在夢中。

十五日。晨起禮天。自悔居心之不廣。願力還天理。以內主於中。消其浮妄。以寡過。

使北人主南。則國日張。可以抗中原而有餘。使南人主北。則朝政日亂。必至保中國而不足。北人多賢。南人多能。在位在職。非大人不能秉國均而攬朝權也。南人水浮。多無定在。然反能大其族於萬丁。北人土著。皆有定在。然不能蕃其姓於百人。何也。南人好以勢利相附。故其風俗不整。北人各以身家自保。故其名分易拘。拘則易至自便而去。附則必至聚族而謀。

浴所以忍心不收。所以不能有覺。腎不交。所以不能強記。心紛然上出。若有物於頭臚。胃臆之間。以爪牙攫物。昏然不辨善惡是非。心已成塊。然蠢動無靈之物。安能翕然返到腔子裏來。立乎其大。令蔽物之耳目退聽乎。須是放舍向外一切。且孽孽內密。忘其上。而通其下。潛於志腎而爲智。第一不發作起。怒生瞋。又催他暴露出來。不得隨天理自轉。

管商申韓之流。胷中各賦有一種才。隨其才氣所近所之。遂創爲一家言語。儘能照依所引。做出效驗事業來。然絕與本性無涉。故與所遭時勢上去得。與本體根源上來不得。勢必有著迷不通處。遇著才略相

近者只管率意亂做。不顧人心天理。若才稍不同。或是無才。便一步難行。方知聖人格致誠正之學。一入手。卽能會心。開發仁智種性。日有火燃泉達之妙。出諸己而無窮。加諸人而不悖。功業日著。而且神明日開。身心日泰。乃是萬世無敵之道。賢愚共由之亨途也。陰陽太和。自然興雲致雨。昭蘇萬物。如后代漢唐開代之君。英武倜儻。就如粗風暴雨。霹靂閃電一般。只爲世道人心。已趨到頑愚難醒處。故以此種才具創之。然畢竟依傍聖人家法。始得有成。還你個有國有家的世界。

生平俗情有都堂之欲。庚戌六月。有山左都堂之任。朝紳祖於張儀門外。以楊价侯於郭令來時馳報。以觀其似。价誤直至過而後聞。何其屑屑無高臥不顧之襟期哉。從今力浣此鄙陋之念。古人云。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與涿郡太守任月坡書

高鶴樓下。卮酒一別。又兩年所矣。去國之人。支離如昨。而先嚴未葬。早夜咎懷。益深夙疴。竊念進無所就。退多所慚。無亦離羣索居之過乎。老年兄來。收輦下。借廈良多。三輔六雄之名。大夫可再見於今日矣。中堂老師。文章掌故。經術名德。天下一人也。前代以深詆中涓。林下高臥二十年。讀盡古人之書。且胷中灑灑不掛一塵。非大智大賢而能之乎。本朝以隆禮天。差墨根王。封聘書一緘。敦請入朝。時當開創之初。引據舊章。參決大政。天下陰受其福。至於世祖章皇帝。欲特設各監中堂。歷引古今刑餘不得預政之例。以爭之。至於批鱗逆耳。犯先帝之顏色。而不顧。當是時。先帝重之。同列危之。而天下殊未之知也。今上偶過